

兩條原本平行的軌道在一個措手不及間交叉而過，是一個什麼結局……

生命 交叉路

柏一◎著



生命交叉路 / 柏一著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 :
躍昇文化, 民86
面 ; 公分. -- (文學誌 ; 140)

ISBN 957-630-465-2(平裝)

857.7

86009255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●文學誌140●

ISBN 957-630-465-2

生命交叉路

作 者 / 柏 一

發行人 / 吳貴仁

責任編輯 / 施映麗

美術編輯 / 邱元昌・王佳莉

出版者 / 躍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製作部 /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

電 話 / (02) 7031828 7057118

傳真電話 / (02) 7024333

劃撥帳號 / 1188888-8

登記證 / 局版台業字第3994號

法律顧問 / 謝天仁律師

印 刷 / 世和印製有限公司

電 話 / (02) 2233866

總 經 銷 / 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地 址 / 新店市中正路四維巷2弄5號5樓

電 話 / (02) 2187307

傳 真 / (02) 2187021

初 版 / 中華民國86年8月

定 價 / 新台幣 150 元

●本書若有破損缺頁敬請寄回本社更換●

生命交叉路

柏一◎著

文學誌一四〇

或許生命沒有所謂的原執也無既定的方向，交叉可能由於偶然也可能是另一種順應自然……

我只能告訴你關於我人生的這一小段，由一個交叉的兩點開始，至另一端的兩點結束。至於分歧之後是否仍有分歧？現在誰也不敢斷定。

第一章 浪女情真

做人怎麼做，都是一種錯；而怎麼做怎麼錯，日子還不是一樣過。

我從來不去細想屬於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學是否會殺了自己，那是終點的問題。我目前因它而感到舒適，這是最重要的。

是的，目前是最重要的。

這就像當我發覺我也在他愛上我的同時愛上他那樣。我重視閃掠的感覺，勝於一切，即算馬上死，那也是淒艷的死。

但我不認為一剎那等於永恆，因我根本不在乎永恆。那只是很過時的愛情論調，過時得如同一條被烈陽肆虐後的毛巾，再也絞不出半滴可滋潤心靈的水。

愛上他的開始，我全神貫注捕捉他臉上的表情，是由睫毛的抖動，至毛孔的伸張。笑時，他闊而薄的嘴唇歪向左頰，嚴謹時，他的眼神肅穆而癡凝，是對愛的執著。

他心中的愛閃耀著一道神聖光彩。

可惜他遇上的是我。我是一個只會把愛與性聯想在一起的女妖。凡是涉及神聖之事物，皆是我急欲摧毀的目標。

我感謝他勾起我的瘋狂意念，起碼令我重覓一點人性的刺激。

那是老天很慈祥的一天，祂賜於我倆一段微風輕送的邂逅。

但那一天以後，我就竭盡所能均無法成功地憶起他的模樣。

嗯，我正是輕易地愛上他亦輕易地忘掉他，正如對待任何令我一度狂戀的枕畔情人。

所以我請所有欲聽我的故事的朋友也勿記住他，他只是我的生命旅途上其中一個毫無意義的人物。

我只是透過他，讓別人了解這句話：

情人不是男友，是一朵雲。

而我是有男友的。他是一架空中巴士，很豪華很穩當，載著我去看雲：恬淡的白雲、深邃的烏雲、燃燒的紅雲、浪漫的紫雲。

偉大的機師，是不會讓機身因雲的飄掠而震盪的，連微震也不會。它甚至不會

朋友之間，有時可以在一個玄機裡深入接觸；有時卻只能輕輕相碰，便卡在那不痛不癢的一點上。

也許我的神色是受折騰後的酸楚，她突然緘默。不知我的領會是否正確，我覺得她此時看來像一個正待受判的殺人犯。

就判她誤殺吧！我曉得她一向對我的傷害都是無心的。

一點點無心錯，不足以損及我對她的敬重，縱使錯得更多，只要她是無心的……不，就算她是有心的，我想我都有寬恕她的度量。

「石琴，我們每月一聚的時間都是過得最快的，別讓它在無言中流失，好嗎？」

「我說了一句頗不自然的電視劇對白。」

她噗哧一笑，「惜樂兒不愧為惜樂兒，三個月前的對白一字不差。」

我也笑，「你不更棒？捧我場還不夠，還去記著我說過的話。」

「那劇集拍得真不壞，只可惜播映時間太短，且太晚了，半夜三更的，哪有幾人如我般癡心，守著方箱子候惜樂兒出鏡？」

「說得我要掉下感動淚了。」我舉手作揖，刻意肉麻兮兮再道：

「小女子受寵若驚，請受一拜。」

石琴啼笑皆非，瞪我一眼，遂低頭吸檸檬汁、鋸牛排。

石琴與我的友誼，算是奇蹟。

像我這種人，其實是不配與她同坐一桌的，單說外表，我倆已顯極不協調。

她身上是一貫的白，永遠的高潔典雅，卻也是一些人眼中的死板單調。

而我本身卻最厭惡白色，那令我感到既虛假又不安全；世間哪有真正的潔白？還不是蒙騙世人肉眼的假象！用顯微鏡去觀察，點點塵污足令人觸目驚心。曾有一次穿上石琴送的雪白絲衫，我因抵不住唯恐它污染的憂忡顧慮，寧有意無意先讓它沾一沾桌沿的醬油漬。它不復純淨完美，我便毋庸拘謹。

石琴，卻比白色更高貴。

她任大學講師，同時極具才情，著書無數，乃當紅作家，而更非凡的，是她有博士榮銜，在驚人的努力與天賦異稟下，創造年輕生命的奇蹟。

如此的角色，我也曾飾演過。當然，屬於我的僅虛幻；屬於她的卻切實。

假使說我毫無妒意，是自欺。但幸運歸於石琴，我只敢輕輕吁息。

她攔下刀叉，啓口：

「惜樂兒，下齣戲幾時開拍？」

「下月吧，說不定。導演有事返香港了，女配角杏萍三日前喪夫，據聞有意暫拒拍。不如請你客串，如何？」我突發奇想。

「別搞！」她神色一凜。

是羞辱了她。我爲自己開的玩笑抱歉，真是口不擇言。找博士拍電視劇？如找戲子去鑽研文學史。

雖然九不搭八。兩碼子的事，豈容胡亂拉扯在一起。

所以我說我倆的友誼是奇蹟。

但說來還不是因著彼此的遷就，在話題上、心態上以及行止上的。假如互相取悅是心甘情願，就不覺委屈。

「陳家良最近可好？」我問。

「馬馬虎虎。」她淡語。

曉得她敷衍。我們的「知己」關係，已值得檢討了，就像她與陳家良的夫妻關

係。

他倆是仍然有問題，看她如此的答案如此的表情。

「陳家良離開那個女人了吧？」我單刀直入，卻不完全淡定，佯作自然的拈起袖間的髮絲，眼皮悄悄翻起，偷望她的反應。

「家良最近換了輛雪鐵龍，愛得緊，幾乎把工餘時間都投注在它身上。」石琴顧左右而言他，總算也滿足了我的好奇，是間接表示陳某目前心中無女色。

但天地良心，我是真切關懷，可能確然層次有別，我總學不懂她那一套在外圍兜圈子、言不及義卻能捕捉心意的交談方式。她敏銳而細膩，視顧及他人感受為自己的一大挑戰。稍戳傷人，她便自疚。

「如此小心翼翼，做人焉有情趣可言？」

就像我因「惜樂兒」三字而不悅，她也立刻覺察出來了。但她三番四次明知故犯，我猜她是有意擊破我的心理屏障，否則以其資質斷不會如此粗枝大葉造次。

「惜樂兒」三字確是我的屏障，蘊藏著我不欲人知的秘密。凡是關於那個修女的，當然毫不光彩。

我曾在三年前的某次情緒激盪下，向她苦泣悲訴。

於是一年前，她「還」我一個陳家良和某女有染的醜聞。

我可恥的出身與她不幸的婚姻，竟就構成我倆「物物相換」的所謂交心。

現代友誼無疑十分奢侈，倘非建立在利益上，便以是非為根基。換言之，見面不談金錢即談他人隱私，藉此為樂。否則誰得空會友？

稍有良知者不欲傷及無辜，唯有自傷。

我與石琴也一度面臨相見無言的危機，因此我寧自爆匿藏了多年的荒謬背景，而她則選擇和我共享丈夫的糗事。我倆別無他法，扭曲的是整個的社會面貌，以及情誼價值觀，風氣如此，非個人性向所能左右。

但我從來沒敢在石琴面前「分析」我對此段友情的看法，她會嚴詞正色堵制我的歪論，並為我受瀆的心靈而悲哀。

「石琴，你覺得我們會有分手的一天麼？」我浸浴在自己的瞽然思緒中，良久，再吐出這令她感到莫名其妙的問句。

她沉吟片刻，道：「別說得慘兮兮，猶如魂斷藍橋。什麼分手不分手的，又不

是愛得火熱水深的情侶。」她頓了頓，頗有感慨，又說：

「其實世間一切均屬幻影，沒有所謂地老天荒，切勿苛求。」

「我以爲我會有朝一日可以驕傲地告訴人：我已擁有一位相知幾十年的老友：

：

「不是說過不在乎永恆麼？」她打破我的憧憬。

「那是對待愛情的理性。」我不退縮，「而朋友不同，朋友可免貪得無厭的索求，朋友不會介意你濫交、不會干涉你的睡眠時間、不會聽到你的鼻鼾聲……」我直視石琴認同的神色，遂展顏道：

「輕鬆共處的結果，是可以『共偕白首』，年邁時手攜手往公園散步，生病時互相扶持往診所醫治，悠悠然便度餘生。」

「說得愜意，卻好不殘酷淒愴，兩個老姑婆荒涼的晚景寫照。」石琴苦笑。

我卻仍哈哈連連，掩嘴抬眸時，見十尺處的太平門被推開。

我素向無甚好感的陳家良出現了。

他一眼瞥見我們，踏著明顯自以爲穩重的步伐行進。

這是我今年內第二次見他，依然如上回，直線條暗紋長袖白襯衫配咖啡黑長褲，繫深色領帶，非常傳統而沉著。

天曉得這是一個背棄十全十美、才華洋溢的妻子而外遇的無恥男人。

他拈惹的對象尚且是個愚昧女流，只懂對著顧客傻笑的售貨員而已。

真虧石琴，如此忍辱過來。

想必為的不是陳家良這廝，而是才滿周歲的女兒瑤瑤。

陳家良走近，堆上陽光笑容：

「樂兒，半年不見，真越加標緻了。穿得這般高貴，像赴宴哩！來這戲谷小店豈不浪費？」

油腔滑調，與沉實的外表極不搭調。我本欲回敬：「陳某你走旁門左道而進，才有失身份吧！」

但為免石琴難堪，我吞下了這口氣。

招呼他坐下，但不一會，石琴已急急托詞要離去。

是擔心我壓制不住對陳家良的盛怒而出言轟擊。

我隨他倆行至停車場，便坐上心愛的保時捷轎車，揮手而去。馳騁在通往首邦的高速大道上，手提電話嘩嘩作響。

「喂。」我調低播放著的歌聲，輕應。

「惜樂兒，這電話號碼果然屬真。」對方像放心，吁息。

哦，是他。

「怎會假？這段期間，你是老闆，我如何有膽扯謊砸自己飯碗？」我漫不經心。

「惜樂兒何曾俯首稱臣？」

「這回便是。」我揚眉，在他瞧不見的此刻，露一個不屑表情。是不屑他的沒有信心。

竟爲查電話虛實而來，男人都無聊得緊。

昨天才見面相識，今日即露覬覦之心，虧傳他是群芳圍擁的倜儻雅士。

尙以爲好不容易遇著一個不爲美色所動的柳下惠。

「我有正事急見你。」他道。

「請講。」我一手穩持駕駛盤，而隨意托住聽筒的另一手極顯心中不耐，食指

一下一下撩動所握處。

男人約美女，第一招均是以正事爲餌。

如此伎倆，惜樂兒接招不下百次。

「見面再談，今晚七時在玉帛樓，請準時。」

我「嗯」地作應，他便收線。倒也乾脆俐落，但未添我心中好感。

男人作狀，扮正人君子，我看得多。一回生兩回熟，熟絡之時便露貓兒饞相，

飛撲大咬染個飽淫的滿口腥。

唔，都是玉帛相贈，干戈相會，你不防他，他便連肉帶骨吞嚥你。

玉帛樓之晤？意在其中。

我頗自滿於先見之明的聰慧。看看錶，五時零五分，回家沐浴已來不及了，剛夠時間趕回市區，尚可上一趟美容院洗個髮補補妝，以最佳姿態會餓狼。

吊足他的癮兒，好教他回去傳個口訊，此地娘兒並非一見褲袋有大疊美鈔的便投懷送抱。

惜樂兒雖以放蕩不羈享譽江湖，當也知廉恥尊嚴。